

增批
評點

醫門棒喝

子

會稽章虛谷先生編注
海甯王孟英先生評點

增醫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藏

評點
棒喝

宣統元年歲次己酉六月

陽湖汪洵書端



民國十八年四月捌版

紹興墨潤堂書苑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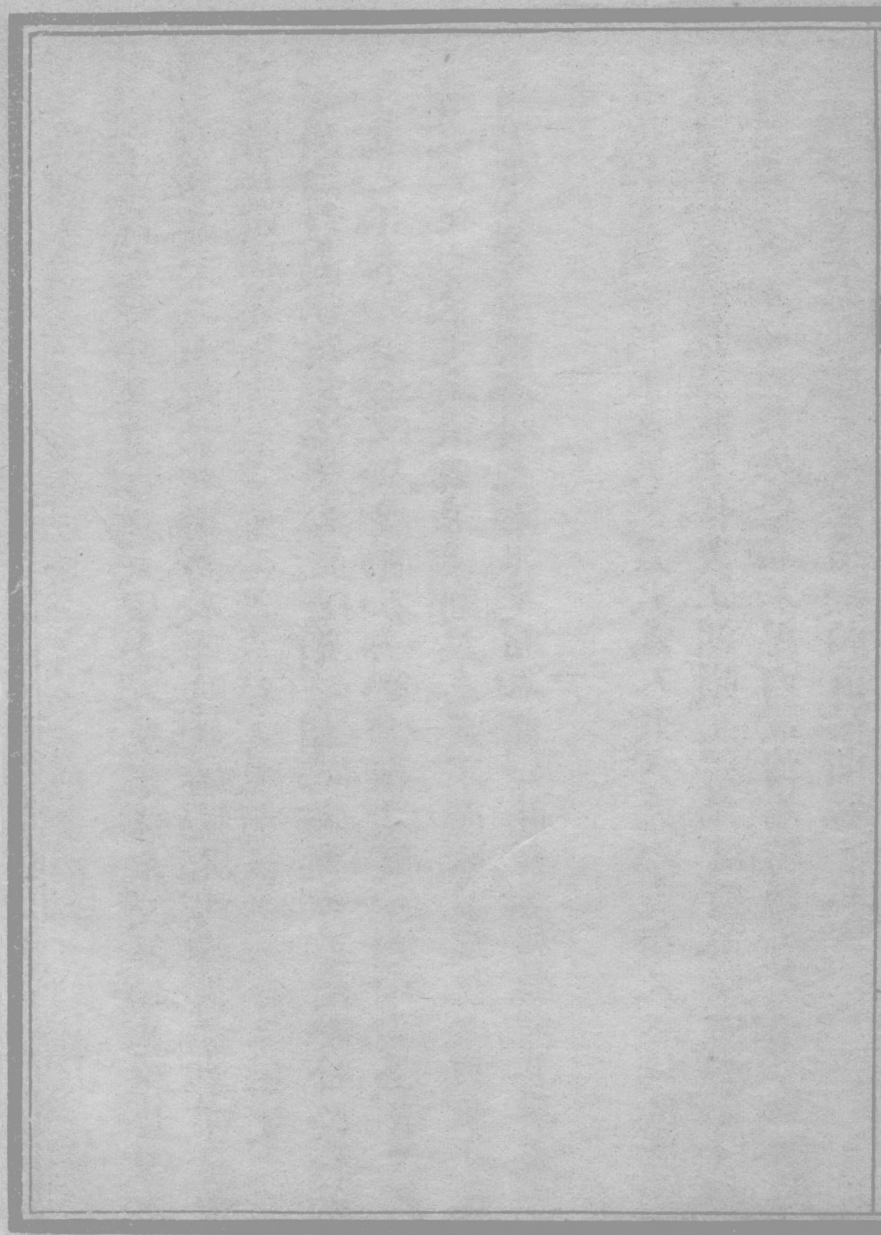
序

夫天下所重者莫若性命。儒道性命之正。禪究性命之微。其能保衛性命者。醫也。三者其道一而已矣。然欲明其道。則又各由其門而入焉。禪門之有棒喝。使人覺悟性命之道耳。同里章虛谷先生貫通乎三者之理。而尤精於醫。因慨聖道之日晦。乃以濟世之仁心。示迷津之覺路。著醫門棒喝四卷。屬余評點。余以謏陋。謬廁醫林。猥蒙先生青睞。目為知道之人。余竊以廷擊鐘焉能發其聲音。方且敬謝不敏。繼思管中窺豹。或亦略見一斑。展卷祇誦。細玩數過。如六氣陰陽論。太極五行發揮等篇。將先天後天之奧。陰陽變化之微。闡發殆盡。毫無遺蘊。而土為太極之廓。一語尤發千古之秘。直溯夫混沌未闢之先。而獨立其極。較楊子之談元。生公之說法。尤為精妙而明確。其駁正丹溪。景岳諸公處。批卻道竅。迎刃而解。使起丹溪。景岳於九京而問之。亦當俯首無辭。與諸人問答。則又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反覆辨難。疑義盡析。示以指南。又解聖經。君相二火為體用。燥為風寒。

風熱所化暑為濕火相合而成灼見秋傷於濕之文為訛皆亘古所未道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也論傷寒傳經疏解方義窮元極妙辨析溫病混入傷寒之誤皆大闡仲景心法暨夫溫暑提綱痘疹等論則明立法程申靈素之旨而正諸家之失統而論之先生不獨明於醫而且明於易明於天文歷律而融貫百家故於醫理之精微奧妙闡發無餘尤妙至理難明之處罕譬而喻使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非先生具大魄力具大手筆焉能有此巨製是固軒岐仲景之功臣丹溪景岳之畏友也先生以棒喝名集者誠欲醒當世時流為普濟寶筏耳余因之竊有感焉大凡天下妙理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悟是故難能講學石可點頭鸚鵡解人言狗子有佛性無非稟一靈之覺耳況人為萬物之靈乎昔人有言必具神仙之骨方能當名醫二字則醫理之妙固非僇父所能悟也吾越向多隱逸樂性命而擅岐黃者昔嘗夥矣若夫今之時醫類皆涉獵方書各承家技或偏執溫補或專事寒涼印版數方通治諸病偶而幸中自信不移如是授受以

為祕訣為捷徑。世之貿貿者。又皆以耳為目。隨聲附和。互相揄揚。遂使虛名益熾。自負益高。與論軒岐仲景之道。反以為怪。而羣起謗議。正如沈酣醉鄉。先生雖以百棒喝之。千棒喝之。欲其猛然省悟。勢實難矣。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焉知不因是集而啟醫林之聾瞶。通後學之津梁。使大明軒岐仲景之道。而生民無夭枉之虞。則不獨吾越之幸。且將流澤於無窮。其功豈不偉哉。元固深為欣幸。僭加評點。並贅數言於簡。管窺蠡測。未能挹其高深。聊以誌顛倒之忱云爾時。

道光丁亥孟秋山陰愚弟雪帆田晉元拜序



條例

醫門之書。除聖經外。其自古稱大家者。人莫不信奉。而鮮知其弊。茲以管窺所及。表其一二。以大家之論。尚不可固執偏從。況其餘諸書。豈可盡信。明者當知所擇矣。

一河間論六氣皆從火化。原為至理。因火化。故以涼瀉主治。然此止可論六氣之邪。未可論病。以人體質不一。受邪雖同。而病變不同。若謂六氣皆從火化。六氣之病。概用涼藥。則誤矣。或不明六氣變化之理。又見妄用涼藥為害。遂謂河間之論非是。而不自知昧理。各相牴牾。其弊更多也。

一丹溪相火論。言相火為天火。君火為入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後世多遵之。余細究其說。理既未協。義不明晰。又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引內經所云。一水不勝二火作證。而不思內經論陰陽偏勝之病。非論陰陽之理。昧者執信陽常有餘。動用知柏敗陽。則害甚矣。

一景岳非丹溪之說。謂世間火少水多。乃云陽常不足。陰常有餘。引大易丹書之言作證。既未確切。亦屬一偏之言。誦其書者。多引易說論醫。不知乖僻之害。而與丹溪冰炭相反。眩惑後學。無所適從。要知兩家各有見解。不過發明一節經義。而非全經之理。不可不知也。

一東垣言相火元氣之賊。景岳非之。言相火元氣之本。後學惑之。莫知誰是。而不知東垣論其變。景岳道其常。各有至理。不可相非也。

一六氣為病。源流不同。辨別未清。治難盡善。仲景之論。後人編輯。將傷寒溫病。攙混莫辨。自古皆然。即如貫珠集一書。吳門尤在涇先生所編。乃將黃芩白虎之證。列於太陽傷寒正治法內。試思黃芩白虎。豈可為太陽傷寒正治之法乎。若黃芩白虎。可治傷寒。則麻黃桂枝等湯。將以治何病乎。此集近時所出。尚爾混淆。何況其前。難求全璧也。

一吳又可。見傷寒溫病。多牽混之害。乃著瘟疫論。以辨異傷寒。雖能自立主見。獨開生面。多有發明。而不體究經旨。不辨伏氣為病之理。直闢經

文混指一切溫病為瘟疫。遂使淺學將風溫暑溫等盡作瘟疫而治病。輕藥重。為害甚多。又如痧脹玉衡等書。亦發古人未發之旨。而有救濟之功。乃不詳究六氣病源。但敘痧證形狀。多列名目。淺學專習其書。凡見疑似諸病。概認為痧。混用辛散破耗之藥。害亦不少。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也。

一火濕二氣。合而為暑。故暑為陽中之陰。其證有陰有陽。昔人言中暑為陰證。傷暑為陽證。又以靜而得者為中。動而得者為傷。殊不知偏於火者為陽。偏於濕者為陰。體強多火者成陽證。體弱多濕者成陰證。豈不簡明。而曰中曰傷曰動曰靜。如是支離。使人眩惑難解。致有謂夏月患陰證傷寒者。六氣之雜亂不分也。

一近時淮陰吳鞠通先生。欲明六氣為病之理。著溫病條辨。雖多發明之處。又將風溫瘟疫並為一類。不分邪之輕重。病之淺深。反謂吳又可之論未善。而不自知牽混之誤。其冬傷寒春病溫之伏氣一證。亦不分晰。

論列更將素問秋傷於濕之濕字臆解穿鑿。大乖義理。余皆評而辨之。以俟高明鑒定。

一康熙間。上元戴麟郊先生推廣吳又可之論。著廣瘟疫論。辨析雖較又可為詳。但亦未將風溫暑濕春溫等分清。而概稱為時行瘟疫。既云時行。則仍如又可之混指一切溫病為瘟疫矣。且言大青龍九味羌活等湯皆古治溫病之方。按青龍湯辛溫藥多。石膏甚少。實為風寒閉塞營衛。陽鬱內擾而設。為發汗之猛劑。若溫病熱從內發。或蘊於膜原。豈可用麻黃桂枝大發其表乎。至九味羌活湯。於發表藥中。雜以生地。若有表邪。反使引入血分。若其陰虛。則蒼芷羌防細辛等一派燥烈辛散。反傷其陰。此方之雜而不精。每見世俗混用。致害者多矣。是廣瘟疫論亦未辨別盡善也。惟吳門葉天士先生論風溫二十則。分營衛氣血傳變治法。最為精當。薛生白先生濕熱條辨三十五則。論治甚詳。實皆超邁前古。可為後世法程。學者宜究心焉。又吳鞠通先生溫病條辨。論藥性

氣味功能。甚為精細。其卷後論瀉白散之弊尤確。余亦屢見有混用桑皮反引外邪入陰咳嗽不已者。地骨皮亦然。臨證者不可不審也。一古來論痘疹。皆言痘出五臟屬陰。疹出六腑屬陽。但是相治之說。未嘗詳究至理。各家辨論參差互異。即如痘科正宗言痘為毒火。有實無虛。以致淺學不辨虛實。混施攻瀉治疹。則必先升葛湯為定例。與治斑之法相混。均為流弊之害也。嗚呼。醫理甚微。醫書甚夥。或不研求至理。徒執紙上陳言。而不知其弊。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余愧淺陋。不能徧覽。而盡舉。惟望高明之士。補其不逮。實為斯道之幸也。

日本書紀卷之六

自題

余以陋質未嘗學問數十年奔走風塵愧無小補於世與草木同腐也向因多病究心醫理閱歷既久偶有一得之愚筆諸簡端積而成帙每思就正有道未得因緣歲戊子重遊粵東適遇樂善君子許以問世欣然出貲將災黎棗或者問曰子論古已多又與時人辨駁不休將以沽名歟求勝歟答曰皆非也既無所求豈不自尋勞苦乎答曰譬如春雨山溪驟漲行人趑趄余適有竹數竿急為作筏雖不能濟多人亦盡吾心力而已況人各有好或好聲色或好詩酒或好琴書或好山水種種莫可枚舉當其好也無不發憤忘食樂而忘疲不知老之將至者余好在此自覺可樂未見勞苦也然則自樂可也既不求名何必註姓名於卷乎答曰天下醫書甚夥余既不能遍讀雖讀亦不能盡記偶述管見則不自知其謬必求教天下逸其名無從聞教矣且如自古逃名者愈逃愈顯而傳之愈久以其才德超倫欲掩彌彰所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余何人而敢效顰乎使余

言而有當也。聊如竹筏之濟人。如其不當。則人反因吾筏而掩沒。又安忍逃名而避過乎。吾盡吾心。知我罪我。皆我師也。抑思名由形起。吾形若沒。名又與我何干哉。假如以錫作卮。繼鎔以火。而置諸塗。孰塗人問之。可有名其為卮者否乎。又若焚草木成灰。攪和一處。誰能辨其孰草孰木乎。由是觀之。求名之與逃名。跡雖不同。要皆未足為智也。或者哂而退。

道光九年己丑仲春會稽章楠識於羊城旅邸

自序

天地之大事物之變莫可涯涘究之一理而已見其理則觸處皆通昧其理則動多窒礙而理之切於身心性命者自格致誠正外莫重於醫以其保衛性命者也然非格致誠正之功不能通醫之理則醫固儒者之事也原夫靈素發明天人合一之理以衛身心性命為醫經之源仲景紹聖軒岐本靈素作傷寒雜病論為方書之祖厥後諸賢相繼闡發數千年來著述代增汗牛充棟則今醫術宜乎勝古何反不逮是不患無書而患多書也眾說雜陳純駁不一學者不能披揀如涉海問津既未窺聖經源流遂各師心自用授受流傳而古法愈晦夫諸家之書其無義理可取者置勿論即如古稱大家若劉河間張潔古李東垣朱丹溪諸先生各以己之聞歷見解發明經旨一節或論外邪或論內傷或主補氣或主滋陰原非執中之論其辭旨抑揚不無偏處要在讀者因流溯源知其理之所歸倘執其偏不免各相牴牾矣如明張景岳亦由平日閱歷所見立論主於扶陽

既稱全書乃又肆議河間丹溪為非則不自知其偏也蓋氣化流行變遷靡定人生稟質南北不同景岳與河間丹溪相去各數百年其時氣化其地風土或各不同不可相非也又如張子和所治多藜藿中人故其議論以汗吐下為妙法薛立齋為太醫所治多膏粱中人故其方案多和平溫補以緩治見功可知各由其閱歷不同而論說遂異其餘諸家亦各抒己見以立言難免顧此失彼之弊或不明聖經源流而師一家之說則必以諸家為非是以偏視偏無怪乎各相牴牾也余幼得羸疾究心醫理雖從師請益歷覽諸家十年不知端緒蓋以聖經辭簡義廣理蘊難窺而諸家之說各樹旗幟互相非議未知孰是後讀吳門葉天士先生醫案見其發明奧旨如點龍睛而鎔鑄百家匯歸經義當時仁術大行無暇著述乃於臨證之頃隨病設施揭其理蘊而因時制宜無法不備如造化生物無跡可求各得自然之用與千百年前之仲景心心相印而得其真傳嗚呼若先生者豈不為我